

刀笔文心 山水清音

——邓春源散文集《刀笔之间的生命沉思》序

■ 黄莺

与邓春源老师相识,缘于文字,却始终未曾谋面。作为报纸副刊编辑,我的案头常年流转着来自天南海北的稿件,邓老师的文章便是其中让我每每打开便觉欣喜的那一类。说来也奇,从未见过的人,仅凭纸上的墨迹,竟也能生出一种熟悉的亲切来。他的字里行间有一种沉稳儒雅的气质,不急不躁,不卑不亢,像一位老友坐在对面,沏一壶茶,将所见所思娓娓道来。如今得知他的新集即将付梓,且蒙信任,嘱我作序,心中既感荣幸,又觉惶恐——以晚辈之身,评前辈之作,实在有些僭越了。然而,作为一个有幸编发过他不少文字的编辑,作为一个从他的文章中获益良多的读者,我确也有些话想说。

邓春源老师号紫金堂主人,生于贵州开阳,出身文化艺术世家。他的一生,可谓与笔墨结下了不解之缘。他曾是报刊主编、电视策划人,辗转于新闻与文艺之间,肩挑过记者、编辑、美术编辑等种种职业,又在书画、篆刻、文学诸领域深耕数十载。这样的履历,放在当下这个越来越讲究“专业细分”的时代,几乎是奢侈的。然而也正是这种“杂”与“博”,成就了他艺术创作中那种独特的融通之境。读他的散文,你能感觉到一个画家对光影色彩的敏感,一个书法家对线条节奏的讲究,一个篆刻家在方寸之间运刀的凝练——这些不同门类的修养,如同多条溪流,最终汇入了他的文字之河。

这本集子取名《刀笔之间的生命沉思》,仅从目录便可见其格局之阔大。六章编排,从“涉色回音”的山水行旅,到“豁光掠影”的乡土人物,从“水墨写意”的诗性小品,到“断想漫谭”的思辨随笔,再到“明星璀璨”的艺坛评鹭,最后以“汗颜成幸”的他人评述作结——这分明是一个文人数十年精神行旅的地图。他写庐山、黄山、婺源、泰山,不是在写旅游指南,而是在与千年的文化灵魂对话;他写开州湖、磨坪高房子,不是在写乡土地理,而是在为一个地方、一个民族立传存照;他评书画、论篆刻、说气功、谈赏月,看似驳杂,实则有一条主线贯穿始终,那就是一个中国传统文化人对“文”与“道”的执着追寻。

我尤其想说说他笔下的山水。中国文人与山水的关系,是一个古老而常新的命题。从谢灵运到柳宗元,从徐霞客到郁达夫,山水一直是文人安放身心的所在。邓春源写山水,继承了这一传统,却又有他自己的面貌。他不是站在山水之外冷静地描摹,也不一味地借山水浇胸中块垒,而是将自己作为一个书画家的眼睛、一个文人的心性、一个思考者的头脑,一并带入了山水之间。于是我们读到,他在庐山的云雾中看见的是“文化层叠的虚无与真实”,在黄山的奇景之外看见了人性冷暖的另一种“奇景”,在婺源那些奇妙的建筑中读出了山里人“穷则思变”的文化自信,在泰山的巍峨面前反而体悟到“山外还有山,人外还有人”的谦逊。这样的山水书写,不是平面的风景明信片,而是立体的、有纵深的文化沉思。

尤其令我动容的,是他写庐山的那一篇。他从张大千未曾亲临庐山却画出《庐山图》说起,一路写到陶渊明、白居易、苏轼、朱熹,再写到西方传教士李德立的殖民梦想,最后以“真理的本质,在除去迷雾的遮蔽之后,终将在历史的天平上获得其应有的重量”作结。一篇文章,纵横千年,穿梭中西,最后落在一个“真”字上。这样的笔力,没有深厚的学养和独立的思考,是断然写不出的。而他写黄山那篇,在赞美自然之奇的同时,不忘写夫人的突发急症、写陌生夫妇的仗义相助、写人群中“互不相让”的冷漠。这样的笔法,便不是单纯的游记,而

是有了人间冷暖的温度,有了对世道人心的体察。这是真正的散文之道——见天地,见众生,最后见自己。

邓春源的文字,有一种朴拙之美。他不追逐时下流行的散文腔调,不刻意经营华丽的辞藻,也不故作高深地堆砌概念。他的语言,如他笔下的贵州山水一般,有一种本真的质地。写景时,他善于用简净的笔触勾出神韵:“五老峰雄浑巍峨怪石奔云,三叠泉细水连绵银河飞渡”——寥寥数字,形神兼备。写人时,他往往只消一两个细节,便让人物跃然纸上。譬如《一个璞魂与一缕乡愁》中的“鬼佬”先生,那绰号“挖土机”的由来,那如数家珍般介绍罗甸玉的神采,那退休之后仍热心宣传家乡的热忱,几笔下来,一个有血有肉的乡土文化守望者便立在了读者面前。写情怀时,他又有一种沉郁顿挫的韵致。《海龙囤猜想》那一组短章,写囤堡、写关隘、写花楼、写枯井,每一节都像一枚印章,刀法老辣,布局精严,敲下去,历史的回音便嗡嗡作响。

作为一个同样与文字打交道的人,我尤其注意到邓春源对“文”本身的思考。在《散文的“字外功夫”》中,他提出散文创作需要综合修养的支撑;在《书法与气功》中,他探讨了意念与笔墨的关系;在《学书法的真谛在于什么》中,他追问技艺背后的精神内核。这些文章,与其说是创作谈,不如说是一个文人数十年与笔墨相伴的心得札记。他主张“精一、会三、懂五”的学识构架,认为各门艺术之间可以相互滋养、彼此渗透。这并非空谈,而是他以自己的实践印证了的。读他的散文,你能感觉到一个画家对色彩和构图的敏感——他写风景,总有一种画面的纵深感;你能读出一个书法家对节奏和气韵的讲究——他的文字,长短句错落有致,读来有一种呼吸般的自然韵律;你也能触摸到一个篆刻家对“力”的追求——他的议论,往往一刀下去,直抵要害,绝不拖泥带水。

让我感喟的还有他后记中的一段话。他说这十年,喧嚣场合鲜少他的身影,高谈阔论的席间无他,推杯换盏的饭局上无他,棋牌娱乐的桌前无他,笙歌燕舞的场合中无他。他在哪里?在深山幽谷间跋涉求索,在漫漫长夜里独对孤灯。这样的生活,他称之为“孤独与寂寥”。然而正是这样的孤独,让他收获了光亮——数十万字的文稿,见诸报刊网络的文学作品,入展参评的美术作品,省级以上三项专业资格,以及省城和县份的大型个人书画展。这让我想起他写蝉的那篇文字。蝉在蜕皮之前,不过是一只不起眼的爬虫,经过漫长的寂寞和痛苦的挣扎,才从“黑暗之子”变为“浴光而飞的歌者”。邓春源自己,何尝不是这样一只蝉?他在冷遇与僻境中坚守,在无人知晓的角落默默耕耘,终于让生命发出了属于自己的清越之音。

作为一个副刊编辑,我经手过太多浮光掠影的文字,也见过太多急于成名而根基不稳的作者。邓春源的写作,在这个浮躁的时代,提供了一种可贵的示范——真正的写作不是灵光一闪的产物,而是长期沉潜、广泛吸收、反复锤炼的结果。他的散文,不是茶余饭后的消遣品,而是生命与学问互相渗透的结晶。他写山水,是因为他真正走进了山水;他评艺术,是因为他真正实践了艺术;他谈人生,是因为他真正沉入了人生。这种“知行合一”的写作姿态,在当下,实在是稀罕的。

刀笔之间,是技艺;生命沉思,是境界。技进乎道,道贯于技,邓春源用他数十年的笔墨生涯,诠释了这个古老的命题。愿这本书,能遇到更多的知音。是为序。

乡音里的乡情与感恩

——再读薛伟雄文集《乡音》

■ 周万芬

翻开薛伟雄文集《乡音》,犹如推开一扇通往故土的木门,耳畔是熟悉乡音,眼前是乡土画卷,心头是亲情与感恩。

作者以质朴醇厚笔墨将乡音乡情与感恩融为一体,五十六篇散文、小说、诗歌,如同一曲浑厚而细腻的交响乐,缓缓奏响在故乡的岁月长河里,诉说对故土的眷恋,对亲人的思念,对岁月的敬畏,读来令人动容。

《乡音》的开篇,便以《回故乡》定下整部文集那“对故土深沉眷恋和那无法割舍的精神原乡”的情感基调。全书没有华丽的辞藻堆砌,没有刻意的抒情渲染,只是以真实的笔触,将故乡大地的烟火气与生命力,作淋漓尽致刻画。每一处场景,每一个细节,都是浓浓的乡土气息,让人闻到故乡海风的咸湿,泥土的芬芳;听到村头巷尾的闲谈,海浪拍岸的声响;感受到故乡的温暖与厚重。

在《家乡的岁月》中,他写道:“康边岭上,极目远眺,碧海蓝天,白帆点点,落下与海鸥齐飞,渔歌与浪涛共鸣”。这里运用《滕王阁》序的排比手法,只寥寥数语,便勾勒出家乡的壮阔与秀丽。在《家乡的秋收》里,他又细腻描绘了田间地头的丰收景象:花生地里,男女老少齐上阵,拔花生,摘花生,欢声笑语洒满田间,朵朵太阳点缀其间,成为秋日里最动人的风景。简单的场景,却充满了烟火味。这些文字,不是刻意美化,而是真实记忆还原,是作者骨子里情怀的表露。

文集中的乡情,既是对家乡风光的眷恋,更是对家乡人文与民俗的深情回望。薛伟雄用大量笔墨记录家乡的传统习俗,宗亲邻里温情,让乡音有了鲜活载体。在《儿时的年》中,作者详细描述过年场景:“腊月廿八,家家户户开始做粿,蒸年糕,糯米的清香弥漫整个村庄;除夕,全家围坐在一起吃团圆饭,长辈给晚辈发红包,灯火通明,暖意融融;大年初一,穿上新衣服,走亲访友,道一声新年好,空气中满是喜庆与祥和”。这些熟悉的习俗,是童年记忆,也是对故乡文化的感慨,将其细腻记录,既是对故乡文化的传承,也是对岁月的追忆。

时代在发展,家乡也在变迁。作者在文集中,既记录旧时光的温情,也见证家乡日新月异变迁:泥泞的小路,变成了宽阔的硬底化村道,低矮的茅草屋、泥砖房被崭新的洋楼别墅取代,现代化的进港大道与新建的铁路,让“岛国”村子联通了外面的世界。字里行间,既有对旧时光的怀念,更有对家乡发展的欢喜。“故乡变了,变得繁华便

捷,但那份熟悉的乡音、浓厚的乡情从未改变。”薛伟雄笔下的乡情,并不是狭窄的固守,而是带有温度的牵挂,是绿叶对根的诉说,是故乡变迁的眷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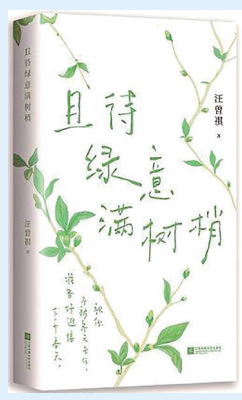
如果说乡情是《乡音》这曲交响乐的底色,那感恩更是其核心、动人的主旋律。正如薛伟雄在序言中所说,《乡音》是献给母亲百岁寿辰的一份特殊礼物。整部文集,每章每节,字里行间,渗透的都是对父母深深的怀念与无尽的感恩。父亲英年早逝,但“宁愿人负我,休教我负人;大着肚皮容物,立定脚跟做人”这些简短的教诲,却是留给薛伟雄的珍贵遗产。薛伟雄的父亲是一位以航海为生的船长,一生勤劳善良,诚实守信,以海的胸怀接济孤儿,帮扶邻里,言传身教,为后人树立了最好榜样。读到此,我也想起我父亲对我说的“做人欲望要小,脚板要大”,顿时泪眼模糊。

在《怀念父亲》一文,薛伟雄用与父亲相处的点滴记忆,寄予思念与敬意:“父亲一生漂泊在海上,风里来雨里去,却始终坚守着自己的原则,从不亏欠别人。记得小时候,家里并不富裕,但父亲总会把仅有的十五分给更困难的邻居,把辛苦赚来的钱,用来帮助那些无依无靠的孤儿”。父亲的善良,如同一颗种子,在作者心里,也在故乡大地生根发芽,成为作者一生的行为准则。成年后,他谨遵父愿,代父还债,帮扶邻里,将父亲的优良家风传承,用行动诠释对父母的感恩与思念。

相较于父亲的严厉伟岸,母爱则更细腻绵长。在《母亲的背影》《生日这天》《怀念母亲》等文里,作者用柔软的文字,记录母亲的辛劳与付出,诉说对母亲的无尽思念。母亲一生勤劳朴素,拉扯孩子长大,既要操劳家务,又要下地劳作,却从未有过怨言。“小时候,每当我放学回家,总能看到母亲在灶台前忙碌的身影,饭菜的香气弥漫整个屋子;每当我生病时,母亲总会整夜守在我床边,悉心照料,不离不弃”。这些平凡的日常,细碎的温暖,成为作者心中挥之不去的记忆,也成为作者一生前行的力量。他说:“爹娘的恩情,比山高,比海深,无论我走多远,无论我多大年纪,都永远铭记在心。这《乡音》,是我写给故乡的歌,更是写给爹娘的赞歌,让爹娘在天堂安好,愿这份恩情代代相传。”

薛伟雄用《乡音》的交响,唤醒人们心中对故乡的眷恋,对亲情的珍视,对感恩的坚守。他正是以文字为舟,把乡音、乡情与感恩载往每一位读者的心灵深处,使乡音、乡情、感恩的交响曲成为时代的最强音。

好书推荐



《且待绿意满树梢》

作者:汪曾祺

出版社: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本书精选38篇汪曾祺的经典散文,在对人间烟火、四方食事、日常闲趣、平凡人物的温柔凝视中,发现微小却明亮的转机,传递温柔治愈的力量。全书核心主题在于传递一种恬淡、治愈的生活哲学:即便身处如冬天般沉寂的低谷时期,春天般的希望也始终在悄然生长,我们终将“不被冬天卡住”,并“准备好迎接下一个春天”。